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譏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闢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大賢兼善說，不賢兼衆與不能說。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卻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嘗於此一參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際泰文】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評】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又】小道絕無可觀者。固絕之使不得與。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評】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撥。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

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文之謬矣。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

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詞。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講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恒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失

者不相待。而吾所留者忽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固非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爲我歸。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亶必多未明。已爲滅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視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昧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拒於中。僅見一亡者諉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者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悟

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爲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罔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爲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目。未敢慶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敢少也。故又不慮亡而慮能。能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罔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艱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將無如促促者之不執一能也。幸無如促促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圖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爲今之所有。則後之無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爲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也。亦必釋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適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適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是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致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講得分明，則貫通處纔的。若不曾分明，而但求合一，則一場儱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義。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旣謬謂心存即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尙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子夏忽然撰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尙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與說將致知看成務外故於致知二字中蓋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却正是分內

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為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虵足。此不知二五之為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實，後說是志道之藴，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為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

書而益背道者。讀跛轉跛琴。則吾跛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若要挑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重望即聽言。不重儼然溫厲然。而儼然溫厲全體。聖人渾然不動安然不覺之妙自見。

儼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囫圇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政。非爲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爲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

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

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

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只是權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

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

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即在向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愷。第不知第一

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

孚浹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金鑑】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也。【評】不用如此說。總如

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信而後諫，弟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觀望鉤致之術耳。今人每主諂諛而咎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真求諫道乎。看得一信字確切，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須見信處真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黃淳耀文 人臣盛飾入朝，而制於宮府之遙，隔於晉接之曠，則心事不可以指天而明。**評** 三代後君臣一倫幾廢，雖有如無，病源在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陳際泰文 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末。**評** 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兩件耳。**又** 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移，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焉。如是者務本也。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小學見小節賤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

評 即可該可達而言。則本末分矣。且只見小節賤小義爲務本却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爲說本程子。真痴人話夢也。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

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末爲本矣。其謬却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騖而言。此本末即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 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既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譏而終莫之定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評** 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弊。豈聖人流弊哉。**文** 子游之爲學也。淸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道也。子夏之爲學也、詳盡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評** 道教一也。豈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欒宗門教門大意、宣較一番。與言卜兩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尙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爲敎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灾。至敎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傅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淸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

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者教未嘗無先後便侵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侵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侵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侵下矣。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文䟽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註**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既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此題費周折，都爲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爲救正而發。

先要看開是兩項人，方見是各盡本分內事，一番交繫便脗合之際。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之道一致之理。

只爲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陳子龍文 夫仕者既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權也評 看來眞好矣文 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評 無不傷人之理和尙道士自肆山巷金谿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世哉文 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為矣云云評 側重學字於理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痾之言於學者不爲無補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仕粗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金聲文 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爲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爲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評 本義重致字如此重自字却隔一層而致字亦僅作用情用字看矣致字

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眞。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面更不推求耳。

此句不是欺人情之游偽。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獻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爲孝。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豈不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旁人後人之比做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孟氏士師講此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眞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陳際泰文爲士師者察而得其情因察而得其致情之情即不得斷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敝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

評不得斷主之法而曲宥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負保祿位立視其死者知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嗣來俊臣方爲酷但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

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迴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懈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

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貳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己。克己爲己，克己，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旁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一章要害。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鋪申也。

首節

人謂公孫即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云。正是立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未有不口塞矣。蓋通章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合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卽常師。故俞言那有常師耳。學卽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朝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文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此處文武離道字單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

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

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為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為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為道。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為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擬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妝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為道德性命。以大為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謂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

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即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為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即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聖師至聖人止矣。

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函丈間者此非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靈天亶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爲學也倍難而聖人若以爲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堂故天下莫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學衆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爲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者。列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爲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失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爲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

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爲學豈惟文武益實學於賢不賢以爲師豈惟賢不賢益未嘗師於文武以爲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爲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譽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肩數仞。器其高低。但分箇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子比較。便覷面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爲得解。

墻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墻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墻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墻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墻字拆說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訶詆其無知

意無不明然矣。

數仞非止說墻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个門便須有宗廟百官在。道个入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止在門內者想不在得人者身上著想。直至得其門者句方說到得人者身上。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知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終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著爲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黃淳耀文 中天以還。天下之聚散凡三變矣。欲知繼三王而起者。有盛隆可奏之機。當知冠百王而興者。有先後一揆之理。**評** 是則有此理。可惜三代後不曾有行之者。**文** 蓋帝王之所不及言者。史冊載之。史策之所不及載者。人心留之也。**評** 此理畢竟殄滅不得。**文** 神靈協應。智勇爭之而不能爭。論者終不敢謂符貺之所示。**評** 符瑞非儒者之言。三代後無道之夸張。自秦人始也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

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周有大賚節

【金聲文】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周豈能一一大發帑以為恩哉【評】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文】至是而後有大賚之名也。皆商家物。但藉周手。於周何與焉。【評】至此亦并不是商物矣。蓋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為周物。商為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天物也。此一章正講帝王大中至公之道。故凡從興亡感慨

發論者即成大錯。文當其時爲商謀者急自散財於鉅黎觀兵之日則善良黎休固自可以一時遐澤留天命而却義兵[illegible]于子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好聽維斗云亦後世急著皆非也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爲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易姓收拾人心立說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脩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作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爲得也

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興滅國節

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逆。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致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

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曾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陳際泰文 異端之入也。乘其虛氣衣食以全其生。喪祭以崇其本。即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隙。而操其禍利之權。[illegible]迂而無理佛教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教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衆節

陳大樽文 帝王者善籠天下人情之所在。而有以致之。評 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僞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騖於自利。未嘗眞實爲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中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闕苛。便是黃老淸淨家法矣。幾忘却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嘗。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到上古無爲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胸中平成于長方不差

負爵論結末主意。

擇只是減剗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
若謂不可遽勞。却是待字義。非擇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
遣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
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並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
不中。欲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紫峯謂取民者。美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
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愚添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
矣。[illegible]求于治己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開此。必不入
改註矣。愚說求于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
物欲之則為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
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費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作者既蹈此病。詳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譏訶朱子之詞。殆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

無敢慢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驕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恭威之美。

衆寡小大。只是一驕便見。

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煞衆寡小大也。
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虛後無字實後無字総上兩無字、
泰與不驕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驕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
講得不驕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境象。
【合講】有輕天下之心者不顧其身為桔故怠荒之朝以慢為樂
【講】不但朝政學術人品皆壞在此箇根苗。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illegible]泰文】云云【評】他說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
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
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
美來便到恭已垂裳無為自化處。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處。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入莊周釋氏邪路。淺見則又落一命運會星平會窠。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鄙陋。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illegible]】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講】一語透徹。足破群惑。【又】命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命雖至不適。我安可同其不適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講】此知是知有不盡

疑團自存。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宜。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是栲栳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無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當湖陸氏】棄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呂評】知命正須辨此二弊。

不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四

楚邵後學雙亭氏車鼎豐編次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

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

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關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首三節

歸有光文 云云。**評** 文之本領甚大。如仁義之原出於天。仁義之固有徵於情。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利之惑人。未嘗無小小得利。而禍害更大。王霸理欲之分。正孟子全書好辨之故。此等處不是小小見識。他人說王道。便不著天德。講心性。便不合治功矣。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係。若止作一篇國策遊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二節

陳際泰文 仁義者。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利一身之具。**評**

爲利而言仁義則失其大旨矣借字尤可怪是以爲外鑠也按善利天下與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所爭而謹祕之云云評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卻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此作說來卻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陳卧子謂先王制度爲一人獨據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如此說則先王純從利字計較出來仁義之教皆成假借而利反爲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文要撇斷利字。見利之不利。此却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幷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陳[illegible]讀文】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因庶幾言之而已【評】仁義非實行不可得。孟子所至。惟望人主行之耳。豈徒言之已哉。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个利字。其心浸淫于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首節

顧鴻鴈麋鹿顧字正從不欲顧不敢顧中看出。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何。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中看出。呆說他玩物喪志。失之遠矣

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節

賢者二字。接口鄭重。而後樂此。從梁王心窩中作轉語。宛宛曲曲。當時諷誘深情。與好勇貨色等用處一例。

詩云經始靈臺節

通節意只要趨出末二句耳。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當重發以爲意。跌起而字一轉。著力都在此處民歡樂之。乃是未盡語。直趨到麋鹿魚鼈句方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首節

河東凶亦然。亦然二字。是梁王屢驗良方。簡便計策。若重新將河內措置複述一遍。便不是梁王口角矣。

不違農時節

時在農。不違責在君。穀自本足。誰心只在不違耳。

樽節愛養之源在君心。共制未備。先清君心。自是至理。
當法制未備時。即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
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
制耳。

【業言】始即養生養始意。言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
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
彘。始不當畜耶。【評】此論不然。一部周禮。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
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因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即是文王養
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纖悉精詳處。正是王
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侵利。不畜少畜者少養。便不是王道
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
可。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遂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即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遂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强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强。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須

看註中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

王政只在自然中斡補耳。下面王道之成也。只在這上面加精詳。

五畝之宅節

上文不違以將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數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繫定樹桑。此是王政本務。若止說盡地利。則凡木皆可樹矣。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

謹庠序之教二句。論者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將文脫漏義字。止說申孝弟。疎矣。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

此可驗也。

狗彘食人食節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此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眞情。令無躲閃處耳。無罪歲中。若補勸行仁正意。便成支離叠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歸有[illegible] 禮之作。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方其衣薪舉壑之初。掩骼埋胔而已。葬埋不已。而至于用器。用器不已。而至于爲俑。是則世變之巧。繁文日勝。有以深發聖人不忍之心。而取其見惡之實矣。**評** 然則聖人將殫殘禮法。返之太古以爲治耶。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惜機巧。而追返太樸。亦單就俑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

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不可入聖賢文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首節

及寡人之身。身字。只作時字意。猶諺云到我手裏也。

東敗于齊三段。只爲得一恥字耳。要見得可恥之事不一而足。四個皆是。

王欲施仁政于民節

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屬也。

頂際泰交云云。**攻字**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敎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己。弔死問孤。則霸者亦有之。救急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句踐輩耳。**評**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徹終

本事如何只輕置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illegible]
勸教罪罰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罰[illegible]
責已刑死問孤爲霸者事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
大道理孟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
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暇日即從上省薄耕耨看出別無暇日壯者即是省薄耕耨之壯
者別無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
信須說得聖賢經濟平平地
其孝弟忠信也特修之耳
事父兄事長上到此始知事可知向來事不是事
爲要注到制梃撻秦楚節節逼露此意此竟是文種商鞅生聚訓

練之策。脫却仁政字毋矣。故最忌有國策氣。

孟子見梁襄王章

歸有光文 大賢三答將君之問。不外乎天下之大勢與得天下之大機也云云 **評** 是理不是勢。是本不是機。**又評** 此文畢竟像高光不似唐虞三代。以對戰國將君言耳。**評** 所以不定與嗜殺之弊。對戰國將言可也。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爲戰國以後之言。非孟子之旨乎。或曰定于一句。只好虛就勢上說。以留下不嗜殺地。不然。先侵占說壞梁襄。不須問矣。曰不侵占。只要不說破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今止說得秦漢後話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

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擡
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
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于周末。治亂以德移。分
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
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
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
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强國。有强國而後能混一。至
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
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
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暴秦之

混一。似與德全背。然須知秦之暴。止爲漢得天下地。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

則苗浡然興之矣則字極快遲不得矣字極信疑不得之字極有力。懈不得。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趙衍文 古之聖賢將以建天下之事功必先正其學術評秦漢以下。無人道此識文仲尼之道所以綿延于富强功利之餘尚存什一于千百者。以其徒之守道者堅而衛道者力也。闢其託仲

尼之徒四字。是對齊宣開口第一句。今日得聞此言亦是[illegible]

之力。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非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非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于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若不講出無道根由。只是虛氣自强。幾不一折而反爲桓文所壓倒乎。余所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速。何也。只緣從大世界。不曾見箇眞程朱之徒。

仲尼諱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此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來。方許讀書具眼。令人縱有想及此意者。亦只做得腔客翻頭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

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脩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于脩已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文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有管晏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羨他當强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許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義處言之。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强功利之粗迹可知。即孔子之與其功與孟子之黜其罪。宗旨分明脗合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誘法門。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澌滅未盡。偶然流露耳。

曰有之節

歸有光文 云云。評 爲此題者。不過從不忍推衍帝王事業。極言其功用之盛而止。安能于此心體用幾微。及推行理一分殊。與日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微如此。此先生深于西銘之學。故能

會天德王道爲一。非淺識所可窺也。〇是心足王。何等濶遠。先生卻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教。直看得九州非大。陋巷非小。立人達人。處處是足王事業。平平常常。切切實實。人皆可爲堯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眞。

黄淳耀文 設言齊民之疑王爲愛。**評** 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敘** 百姓生于齊長于齊。鬬雞走狗。而濶達自若者天性然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駭之。他國不易牛。吾國易牛。則訛言四聞。亦其宜矣。抑百姓日見王日聞王。擊鮮炰魚而斬殺自若者。平日事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疑之。殺人不鬬以牛代殺牛則獨以羊代。則物論回惑。無足怪矣。**評** 昔與故友張佩葱閱是文。極賞其生新風雅。余謂後二比尤佳。而次比更妙。佩葱問故。余曰。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

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前一比見王政衰而民風媮。故議論輕薄。此過在百姓。尚隔一層。次比見無仁政及民之實。雖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取。又發得親切。佩蔥後看或問謂此義朱子果云爾。因相與歎賞。理真則文自高。不可以掩襲得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凡人辨不得。翻成冷笑。恨不得。翻成綴語。此正甚于辨之恨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節

我非愛其財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尸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覺過。

曰無傷也節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如

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于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關。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只一术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說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

【金雁文】有所忍以全其不忍。豈道也哉。亦曰君子之於禽獸則然矣。【評】是道也。不獨禽獸。但用忍不忍之術不同耳。之於二字不落空。便有理一分殊一篇西銘道理在此層次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宣之所謂他人者。即齊宣也。

夫我乃行之。上與他人字呼應。下與吾字夫子字呼應。我字醒。則上下俱動。別處夫字。是解說出來字眼。此處夫字。是解說不出口氣。我字愈親切。愈解說不出。行之愈分明。愈解說不出。

老吾老節

老吾老起語氣直到善推其所爲何方住。此處著未得醒間齊王謊。一著此意。則侵了今恩足以三句地步。而下文詩云一段。及隔斷矣。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天下可運于掌句。但言治天下之易。不是言天下治之效。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疏遠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已含善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在。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個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小極近以歆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云云。自此以上。但切指此心字。自此以下。反覆發說推恩。此正其轉紐處也。

一推字中情事無窮。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老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具。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

正于分處見理一。推行之妙。此便是西銘之所以然。

理一處。是善推之本。分殊處。是善推之盡。

【癸壬子】推字有次第淺深。【評】要發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乃所謂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于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

際。

權然後知輕重節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于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于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于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發政施仁節

仕耕商旅五段。多張大天下。挑剔使欲以取王莫能禦句。不知發政施仁。止是齊國中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嚮風。而發施之本。又必在齊宣舉心加彼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步步縮向裏來方見上文指歸實際。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盍反其本處。又

一總收結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明君明字與君憯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必使二字。直貫到然後驅而之善句。方轉。然後二字不僅照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末節庠序之教在。

王欲行之節

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終